

# 鲁迅祖居的桂花树

德阳 口魏龙

癸卯兔年，初夏一天晌午，我待在鲁迅祖居厨房里不想走，倒不是想蹭饭吃，而是感到厨房旁边的天井很凉快。那天天热，日头明晃晃的。天井中间，有一株桂花树，约莫十几米高，大约二百多岁。我被这株桂花树的独特秉性和人文底蕴所吸引，就围着它绕圈圈，摸着它沾灵气，我感到浑身清凉。

这天天井，无凉棚，无风口，无空调，却凉爽宜人，何故？于是乎，我倒回去重新观望，发现鲁迅祖居的其他花木都是盆栽植物，唯独这棵桂花树扎根于泥土里自然生长。看来天井地下有水源，风水好，难怪鲁迅祖上在这里栽种桂花树。

我想之所以选种桂花树，或许有“月中折桂”之寓意，如果猜中，那真是成也“折桂”，败也“折桂”。故人已去，厨房里的酸甜苦辣，天井中的喜怒哀乐，恐怕只有这株桂花树才知个中滋味。

桂花没开之前，我不晓得它是金桂、银桂、丹桂、月桂、緋桂或柳叶桂，从叶子形状、颜色和叶脉来看，估计是月桂，也叫四季桂，但愿我没猜错。这株月桂，仿佛从月亮上掉

下来似的，它见证了“吴刚伐桂”的劳苦和周家老台门的兴衰，也分享了“三眼大灶”的烟火气以及迅哥儿祖母的摇篮曲。是的，就在这株月桂树下，一个静谧的夏夜，迅哥儿躺在小板上乘凉，坐在桌旁的祖母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讲有趣的故事。

吴依软语的祖母，娓娓道来的，是古越绍兴的真实故事？还是江南水乡的神话传说？不得而知的我充满好奇。记得大先生在《狗·猫·鼠》这篇散文中没有写明，有所留白。后来，我在《论雷锋塔的倒掉》一文中找到了答案。有趣的祖母，讲述的是白蛇娘娘、青蛇丫鬟、许仙郎中、法海和高跟“水漫金山”的神秘故事。

呃，越想兴味越浓，越不想离开，我就蹲在天井边小憩，如同一只井底之蛙望着老月桂发呆。日光从桂冠上散漏下来，在青石板上撒了一片破碎的光斑，白花花的很好看。有的漏光还辉映在粗粗壮壮的树干上，与灰褐色的树皮斑点相映成趣。拧糙的树干，带着沧桑的裂纹和疤痕在两米多的高处开始分杈，杈丫间附着色泽翠绿的青苔。呀，袁枚，“苔花如小米，也学牡丹

开。”此间青苔，会学牡丹开吗？我咧嘴一笑。再看五六根枝杈，伞骨般撑开，把桂冠举向日头高照的空中。

蹲在天井边，我才弄清楚鲁迅祖居的水缸有多高，灶间有多大，饭厅有多闹气；我才晓得闰土本名叫章运水，迅哥儿叫他“阿水”，这儿是他俩相识和玩耍的乐园；我才咂摸出“不多不少！多乎哉？不多也”的茴香味，还有那绍兴黄酒、绍兴酱鸭以及“高邮咸蛋”的味道。哟喂，吧唧嘴，咽口水……在我的记忆中，第一个印象深刻的文学形象，无疑是《故乡》中的少年闰土；在我最想品尝的豆子中，肯定是孔乙己五指罩住的茴香豆，只可惜呀“多乎哉？不多也。”但那颗香喷喷的茴香豆，却在我儿时的心灵里生了根，发了芽，还吱吱咕咕地开了花，它是我爱上文学的第一颗相思豆。如若有一天，有人问我文学上的精神导师是谁？不管这位精神导师认不认我，我都会说：“大先生！”

蹲在天井边，仰望老月桂，我领悟到只有扎根于泥土里，文学创作才可能接地气，聚人气，知天气，才可能获得旺盛的生命



插图选自《鲁迅草木谱》

力！难怪汪曾祺直呼——“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我捡起两片落叶，用餐巾纸包好，放入衣兜里，准备带回千里之外的家中。这两片落叶，是我开悟的念想，也是我“回归现实，回归传统”的书签。

## 流泪的黍子地

雅安 口张芮敏

对于严重晕车的人来说，一个月内连续两次坐车到离城50公里左右的山林，还真有些不容易，而且去的还是同一个地方：黍子地。

黍子地属于书面语，雅人更喜欢叫它“水子地”。其实怎样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偏僻的山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说实话红军长征时途经黍子地的故事如今早已家喻户晓，甚至还在电影《长征》里出现过。但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不亲自到这里看看，我认为是说不过去的。

2023年第一次到黍子地，是在清明节期间。

木梳岩、峭岩一晃而过。上几道坡，再下一道坎。车顺利进入建政村那片较为开阔的峡谷之中。黍子地在茶和岗半山。胡长保烈士牺牲后就掩埋于此。

山下，停车。这才发现，黍子地的山坡上已修建起了胡长保烈士纪念馆。规模不大，但再无过去的荒凉。

我和丈夫、王老师3人，各捧着一束黄色的菊花沿着山路拾阶而上。

“胡长保牺牲时就葬在这两座古墓之间的那块地里。”顺着王老师手指的方向，在这两座古墓间，果真看到一块空地。“怎么知道这块地里埋着胡长保呢？”我有些疑惑。“当初红军将胡长保烈士埋在古墓之间就是为了以后便于寻找。毛主席说过等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定要将胡长保带回。”丈夫为我解了惑。现在那块空地前方已筑建了花岗石石碑，上面记载着胡长保烈士的简介。尽管胡长保烈士的尸骨在解放后被政府带回，安葬于小平山烈士陵园，但他牺牲时最初就埋在这块土地里，以致我固执地认为胡长保烈士的英魂就在此处。

献上鲜花，3个人站在碑文前，默默哀悼。山风将树叶上的雨珠吹得四处散落，有些个直接落进我的脖子里，却毫不在意。此刻，我只想与英魂对话，给他讲述如今的太平盛世。我想这是他最喜欢听的事。

古墓上方是胡长保烈士广场，广场面积不大，但方方正正，正前方是一尊胡长保烈士的花岗石雕像，雕像左右则是关于红军途经黍子地以及翻越泡桐岗和胡长保烈士的文字简介以及图片。图片非常生动地再现了那段历史，特别是胡长保飞身扑向毛主席，自己却被敌机扔下的炸弹炸伤的几张图片，看得人鼻子发酸。

“若不是胡长保，中国的历史可能会重新书写了。”丈夫一边看一边感叹。“嗯，胡长保用他的生命保住了毛主席，才有了我们的新中国。”王老师的声音有些凝重，而我站在胡长保临终时的图片前泪流满面。这里无需矫情，只要你身临其境，一定会感同身受。由于王老师还有事，我们没作太多停留就匆匆踏上归程。当然，此行晕车是肯定的。

4月中旬，荣经县美术书法协会的采风活动又在黍子地。丈夫担水地说：“你要晕车，这次你就在家里休息吧。”我想了想，还是决定再次上黍子地。

清明后，黍子地没有了之前的阴冷，但仍然感觉潮湿。一行人参观了建政村毛主席和周恩来居住过的旧址。最后大家在胡长保烈士纪念馆聆听牛背山镇镇长和建政村刘书记讲述红军从建政翻越泡桐岗的故事以及胡长保牺牲的过程。其实关于胡长保烈士的事迹，大家都知道，但在胡长保牺牲的地方聆听，感受却是如此深刻。“悠悠群山系英魂，凄凄水子埋忠骨。”那天大凡到场的人员，无一不动容！

“刘书记，建政村完全可以打造成红军文化村。”我忍不住说。刘书记微微一笑告诉大家，政府已拨款对建政村进行打造，未来的这里将是多元化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回程，看着晕车的我，丈夫笑我明知道要晕车还偏来。我却说：“身体欠佳，但灵魂在天堂。”是的，每一次来，我的灵魂都会被洗涤。

想起胡长保烈士，黍子地在我心里又浮起一层水汽……

## 入山当如觅心

达州 口陶蓉



张大千《峨眉山意图》

见峨眉山境，层层叠叠，山清水秀，蜀地孕育的柔美直击人心。看过方知古人说女子眉如远山含黛是怎样的东方美。山脉如峨眉横翠，百韵自生，流连其间，不知今夕何夕，随其起伏，恍如换了人间。王权富贵，清贫乐道，红尘喧闹，极乐极盛，极幽极远都在山里的百转千回。

高山怀柔在祖国名山大川中并不多见，泰山天下雄，华山天下险，世间出名的山往往是极致的山。极雄极险是大自然造化笔下挥墨最重激情洋溢的泼洒

勾回，而峨眉山势如娟秀之笔，琢磨在笔尖尖儿，止语在情将说尽之处，亦如女儿秀心。

跨入山门，便顿感清凉，大山隔了暑热，草木清气扑来。肺腑之瘀热在呼吸吐纳间散去，落步山脚，心热便被抚平。

如今亲眼相见峨眉山，才明白了难怪都叙峨眉天下秀，拜望此山所见所感确与往日他山不同。女人登游峨眉，见山见水，居然生出知己相逢，托心对话之感。神思静凉之后，翩翩往事在脑海中慢慢浮现，一些细微心境被反台，新知新觉被渐渐唤醒。

入山当如觅心，山镇住心海，海平成镜映出真我。

山野之中，颇为亲切。山里长大，坡坎沟壑便是故乡的模样。小时候在山上时，脑海幻想出山外的世界——山外的城，山外的海，山外的人，以为那是个一马平川的世界，不需要爬坡下坎的世界。

如今再回山中，才发现原来山里山外都一样。

山似世间事，第一层乍看都别无二致，慢慢走进走深，便各有风景况味，山径四散而去，各有曲折陡峭，引领至不同的风光。童年在山中对山外之路，无限向往，青砖绿瓦到高楼大厦，石径泥路到沥青大道。在山里，路很多，可是路路难走，觉得城里的路条条笔直平坦，到了城里才发现，城里的墙很多，原来也是路路不通。

一山叠着一山，一路更比一路难走，山外之地看似一马平川，人造的高墙却不少，撞墙碰壁声声响。

随山而上，峨眉山上的猴子跑了出来。峨眉山上的猴很有意思，它们从山中来，与人打交道。有贪吃的肥猴，也有顽淘的泼猴，它们对人的模仿活灵活现。人若投水掷饼，猴子们争抢过后其熟练打开包装食用的样子令人捧腹，像人又非人，可笑过后之后也不免思人，像在哪里，非在哪里。

猴子吃喝，露出几分人相，人也难免都带有几分猴性，或贪或痴，碌碌相争不知往何处去，见繁华便不舍，看富贵便贪念，几

## 苏轼的乐观

成都 口田向文



明代张弘《苏学士东坡像》

想的弟弟苏辙。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却有意外时。意外相逢，兄弟二人是泪眼婆娑，苏辙牵着苏辙的手，苏辙牵着苏轼的手，重新在一张桌子边坐下，互诉挂念之情。

走几走，丢魂落魄，心整难填。

若把人生看作一场登山，山脚处，满怀雄心是登顶，可是行路难，多歧路。走到安逸舒服处，也就停了步伐，红尘的泡影占据内心，忘记了自己出发时的初心，峰顶光景便不再追问。可这也不奇怪，山路崎岖险峻，柴米油盐燃烧不断，奔于生计已是全力，若能偏得一隅安生，也实属不易，如何再来登顶之勇？

年轻之时女儿剑心长，怀天地之大，为心中之想面对铜墙铁壁也不回头，时至中年，身为母亲，觉得天地很小，小到只有一家人，剑心化成柔情，流淌出了自己的方向，理解了这峨眉山在诸多雄山大川以柔取胜，以秀气立山脊，山与人是如此相通，秀心柔情同样可至高峰万丈。回望从女儿到母亲这一路，下山上山，曲折百回中，会褪色的自然褪色，该留下的自然留下，何事珍贵，何为真心，滚滚岁月长河浪里淘沙，滔滔长流中见永恒不衰。

亦悟亦行，终见白日生辉，云海翻腾。

登临金顶，雾消散，佛光万丈，内心体会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平静。

见此峰顶壮观，登顶之问也有了答案。依山之峰，登顶之望，曾经的坡坎坎，皆在脚下，山顶上放眼看去，曾经的跌宕起伏，皆是一马平川之地，高墙铁栏变成指引的线条，登顶看去万事平。未至峰顶，游弋于山腹之中，密林遮盖，曲折往复，因得其中，坎永远是坎，墙永远是墙，不知山外山，也不见天外天。

山越万年心如恒，人间金顶允慈悲。山野灼灼，力攀而上，人清冷况味，见一片白茫茫，太阳出来了，这就是秀心峨眉的山巅之美。万物的边线相互绵延，生命的野气汇聚在此。山不言，下自成蹊，一路上山，见猴，遂遇山，最后见佛，山镇住心，终是映出了真我。

峨眉秀心，秀心峨眉。在蜿蜒幽径，在密林如织，在白雾迷离，在细水静流，在万物生灵，在和光同尘，在百转千回，在天高路远，在滚滚红尘，在慈悲悯怀，在峨眉金顶。

如今，罗伟章虽然是取得了对一般作家来说是天花板似的成就，但是他仍然还在勤奋不息，脚踏实地，步步为营，稳稳当当地前行。因为他还要坚持他的热爱，他要把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一直带到文学的天堂。

罗伟章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两个父亲，一个是身体上的父亲，另一个是精神上的父亲。”我突然间情绪沸点，茅塞顿开。2017年10月，我的“身体上的父亲”不辞长逝，我的生命之树，曾一度枯黄，生活现实备受打击，灵魂漂泊不定，内心深处孤独无依……直到今天，我终于才如梦初醒。其实，我的父亲没死，一直都在啊！

感谢伟章老师，使我和我的精神父亲相逢而团圆，永不分离！

一碗汤饼也没有多少，苏轼很快就吃完了。我猜想苏轼吃汤饼虽不是狼吞虎咽，大概也是三下五除二就吃完的，文人吃饭还是要注意一下吃相的嘛，毕竟狼吞虎咽有损文人形象。苏轼吃完后，抬头一看苏辙那碗没有吃过，就说：“弟弟，你为什么不吃饭？是要慢慢地品尝吗？”苏辙说：“哥哥，我吃不下，这没有眉州的汤饼好吃。”

苏辙说的没错，眉州的汤饼的确没有眉州的好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的饮食习惯是有记忆的，就是眉州的汤饼也只有苏母做的味道更好。这个道理苏轼怎么会不知道呢！

后来，苏轼苏辙共吃汤饼一事让秦观知道了，秦观就评价说：东坡先生吃面，就好比喝酒，只管喝，不管味道如何。

莫听穿林打叶声。吃面事小，性情使然，苏轼的幽默、乐观、开朗、豁达、洒脱尽显。

苏轼一生乐观豁达，虽历经无数坎坷、困顿，始终以笑貌面对人生！其胸襟之豁达——顺其自然，可谓千载第一人。



Literature&amp;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锦观

2023年11月7日  
星期二

## 精神的父亲

成都 口吴文政

我不大阅读小说。不是自己不喜欢小说，而是不愿意去长时间把精力花在一部虚构的故事当中，追求那些无病呻吟、绕来绕去、明明可以一句话说明白的，却哆哆嗦嗦写一段甚至一篇的文字来绕人。今日面见罗伟章老师，聆听他一席话，再翻看他的作品几页，突然感慨这个人了不得，进而佩服得不行！

罗伟章的名字，经常见于铅字。只知道他是一个写小说的作家，是《四川文学》的主编，是省协会的领导。今天闻君一席话如雷贯耳，脑洞大开。罗伟章不是一般的作家，他是我上班时天天都要见到的巴金文学院，是那种专职一辈子写作的作家。这可不得了，是我从小就认可和崇拜的专业作家，真正向往的人。

他说：写作要诚实，语言要精炼，对世道的万物要有爱心。“看见一棵被藤蔓缠绕的树，就恨不得立马提把刀去，将它砍除”要做到写作真正的自由，是一个生命在而对另一个生命，要说的话，说你最想说的话，往深里说的话，文学是一场修行，是一场真真诚诚，轰轰烈烈的爱。

只要是自己爱的，就要去孜孜不倦，百般珍视，为之付出，敢于取舍，不要计较得失。他的词典里，从没有后悔，只有热情，只有执着，只有爱且不懈的坚持……

于是，罗伟章才有了敢于走出条条框框，毅然投身自己热爱的事业。那个年代，连1元钱买5个馒头的事情，也要精心计划的致岁月，都弥漫着爱的涟漪。有个一辈子都明晰坚持的方向，他是快乐的；有个默默明暗相爱不离不弃的妻子，他是幸福的。

现在的罗伟章，著有小说《谁在敲门》《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罗伟章中短篇小说》（五卷）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拆开》《路边书》；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作品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新时期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当代》长篇小说五位、《长篇小说选刊》金榜领衔作品、亚洲好书榜、《亚洲周刊》全球华语十大好书等。他努力与坚持都是大大有效的。

如今，罗伟章虽然是取得了对一般作家来说是天花板似的成就，但是他仍然还在勤奋不息，脚踏实地，步步为营，稳稳当当地前行。因为他还要坚持他的热爱，他要把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一直带到文学的天堂。

罗伟章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两个父亲，一个是身体上的父亲，另一个是精神上的父亲。”我突然间情绪沸点，茅塞顿开。2017年10月，我的“身体上的父亲”不辞长逝，我的生命之树，曾一度枯黄，生活现实备受打击，灵魂漂泊不定，内心深处孤独无依……直到今天，我终于才如梦初醒。其实，我的父亲没死，一直都在啊！

感谢伟章老师，使我和我的精神父亲相逢而团圆，永不分离！



谁在敲门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